

舞台劇本





### 龍靖康先生

民國卅三年生，湖南零陸人，政治作戰學校影劇系畢業，曾任政戰學校影劇系主任，並擔任多次金鐘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大專院校話劇比賽評審委員，現執教於政戰學校影劇系。



### 顧乃春先生

江蘇省阜寧縣人，民國十九年生，國立台灣藝術專科學校影劇科畢業，美國紐約市立大學布魯克林戲劇研究所碩士。曾任國家文藝獎、金鐘獎、金馬獎、薪傳獎、大專暨社會話劇比賽評審委員、藝專廣播電視科、影劇科、戲劇科總務、訓練、夜間部主任。現任藝專戲劇科專任教授、國家戲劇院評議委員。

# 舞台劇本評審感言

王生善

## 自然融合的成就——

戲劇的發展，是一種調整的循環（*Preparation to circulation*）。往往劇場裡呈現出來的一種新風貌，其實是古老演出形式的再現。美國劇作家懷爾德（*Thornton Wilder 1897-1975*）的「小城風光」摹倣中國傳統戲劇「程式化」的表演方法，獲得許多讚賞，蔚為一時風尚。義大利的藝術喜劇（*Commedia dell'arte*），盛行於十九世紀中葉，本身除了具有幻想（*Fantasia*）、寓言（*Fable*）和諷刺（*Sarcasm*）的特性以外，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種適合在任何場所表演的「即興」表演方式（*Improvised Play*），這種創作方法，幾年前曾經被人引進在台灣劇壇，正如三月二十八日去逝的戲劇大師尤乃斯可所說：「最新的東西，常常反而是那些最古老的……」

這次教育部舉辦的舞台劇的劇本創作獎，我們欣喜的看到得獎的兩部作品，揚棄了時下為形式而形式的偏頗認知，而使得內容、形式和風格，密切地結合成一個有機體，這種自然的融合的創作理念，正是今年劇本創作上最值得稱讚的成就，兩部得獎的作品：

### 一、「悲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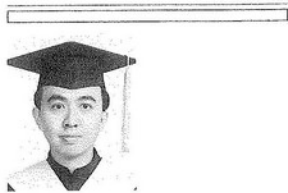
「悲愴」作者用一樁棄嬰被殺的案件，使得幾個不同社會層面的人物，捲入事件的核心。用時空交錯的方法，讓劇情的发展，時而現在式，時而過去式，交互運轉，有鋪陳、有衝突、有轉折、有高潮，既表現了敘事的緊湊靈活，也激起觀眾的期待（*Anticipation*），進而加強了情節的吸引力。

自從瓦格納（*Richard Wagner 1813-1873*）提出總體藝術的概念（*Total Art work*）以後，劇場被認為是各種藝術交會的場所，音樂在總體劇場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作者用柴可夫斯基的音樂作為主

題音樂，殊為可貴。惟舞台劇之分段劃節，仍以「場」(Scene)來區分較妥。作者對邊緣人物有相當程度的悲憫，惟著墨不濃。

二、「幻想擊出一支全壘打」

把內容和題材使之具體化、結構化起來，就稱之謂形式。而形式的特殊性、個別性才稱之為風格。藝術家在創作的歷程中，面臨著一個重要的課題；就是要把這三種不同的層面，作有機性的融合。「幻想擊出一支全壘打」選擇了棒球的一句術語，用以表達人生的「生」、「死」問題，借物託興，構思巧妙。劇中人物自始至終在追索那千分之一秒撞擊的感覺，用時空交錯的形式來鋪陳，使內容、形式、風格有統一的圓渾。惟作者企圖運用聯想來營造氛圍。卻又設計了打破鏡框式舞台的表演方法，安排人物由觀眾席上場，似有遞減舞台幻覺(Illusion of life)之慮。



舞台劇劇本第二名

王友輝

49 19 生

台灣台北人

國立藝術學院戲劇研究所碩士

作品名稱 /  
悲愴

## 悲愴

舞台劇劇本組第二名 王友輝

### 【劇情簡介】

一個孤獨的老管家，守護著一個中風的老人。  
一個患有躁鬱的年輕人，帶著一個中度智障的少女，闖入了老管家和中風老人遺世獨立的生活。  
一樁棄嬰被殺的案事件，使得這四個社會邊緣人物捲入其中。在案件調查過程裡，四個人物的過往逐被剝露出來。  
然而，誰才是殺嬰的兇手？

### 【人物】

管家：陳德茂，六十一歲，中風老人的管家。

年輕人：林宏志，二十七歲，躁鬱症患者。

少女：李玉梅，十七歲，輕度智障。

中風老人：凌威龍，七十五歲，陳德茂的老長官。

執法者聲音：只聞其聲，不見其影的正義維持者。

修水管工人

管家的女兒

管家的兒子

少女的監護人

養護中心清潔婦

養護中心女老師

養護中心男老師

養護中心負責人

年輕人的母親

年輕人的律師

護士

醫生

病人

服務生

市場上的小販和主婦、路人

## 【場景】

偵訊室——以光圓替代實景，利於時空之交錯變換。

院子——是外界與管家隱居處的分界所在。

客廳——是管家與年輕人、少女主要的活動空間。

陽臺——是管家和中風老人的相處所在。

鏡室——是埋藏管家過去的神祕處所。

其他場景則包括了市集、養護中心、醫院、律師事務所等四個與年輕人、少女身世有關的地點。

## 【第一樂章】 贖罪的希望

（柴可夫斯基《悲愴》第一樂章，慢板的序奏。）

（幕在黑暗中升起，燈光漸亮如黎明初綻光芒。）

（管家站在光圈裡。）

管家：是我將李玉梅生下的嬰兒悶死以後，埋在院子裡的。

（從觀眾席後方傳進執法者的聲音，簡潔有力。）

執法者聲音：你叫什麼名字？

管家：我叫陳德茂。

執法者聲音：今年幾歲？

管家：六十一。

執法者聲音：你的家庭狀況怎麼樣？

管家：我太太已經死了，有一個女兒，一個兒子，都已經成家。我沒有和他們住在一起。

執法者聲音：那你住在哪裡？

管家：八里。

執法者聲音：什麼？巴黎？

管家：臺北縣八里鄉八里村。

執法者聲音：……我知道，我是問你地址。

管家：八里村十七號。

執法者聲音：那是案子的第一現場。你自己一個人住？

管家：……我是那裡的管家。

執法者聲音：管家？你不是說你已經六十一歲了嗎？

管家：我在那裡做了十多年……

執法者聲音：在這之前你從事什麼行業？

管家：我在區公所服務。

執法者聲音：什麼職務？

管家：戶政科科長。

執法者聲音：那你認識李玉梅多久了？

管家：大約一年……不到一年。

執法者聲音：你是怎麼認識李玉梅的？

管家：那天我和平常一樣，每個禮拜三下午四點左右，走到市場去買菜……

執法者聲音：哪一天？

管家：……我記不清楚了，好像是中秋節的前幾天……

執法者聲音：去年中秋節？

管家：嗯！

執法者聲音：繼續說下去。

（柴可夫斯基《悲愴》第一樂章，從容的快板。）

（市集人聲吵雜的音效漸入漸大。）

（市集中的小販推著攤子陸續進場，在舞臺中區用力地無聲吆喝著。）

（管家走進人群中。）

（買菜的人群熙攘，似摩肩接踵。）

（修水管工人走進光圈中。）

（市集中的人們以極慢的動作繼續進行；吵雜音效驟然靜止。）

執法者聲音：屍體是你發現的？

修水管工人：沒錯，真是沒有天良，還是個男孩哩，別人想生男的還生不出來呢！

執法者聲音：你是怎麼發現的？

修水管工人：喔，因為我住在八里啊，開水電行，那天是禮拜天，對，是禮拜天沒錯，本來我是不願意去的，因為我想

帶我太太和女兒到八仙樂園玩，我女兒已經吵了很久，那天是公休日，所以我們就決定去了。可是在出門



前，有一個少年仔跑來找我，說是他們家水管壞了，一定要我去修理。

執法者聲音：你以前見過這個人嗎？

修水管工人：沒有，沒見過，我從小就住在八里，沒見過那個人。當然啦，做生意嘛，我也沒辦法，可是我老婆給我「結面腔」，我只好說晚上回來再去，他還跟我「變臉」，可是也沒辦法，女兒比較大嘛！我是很注意小孩子的教育的，答應小孩的事是不能隨便的啦！

執法者聲音：後來你去了沒有？

修水管工人：後來他跟我約來好了，我才知道他住在那個地方，很奇怪啦，那裡只住了兩個老人嘛，我也是好奇啦，所以晚上回來我就去了。

執法者聲音：在那邊還有沒有遇見什麼人？

修水管工人：沒有，只有那個少年仔，喔，對啦，我有聽到要仔哭的聲音，晚上聽起來蓋恐怖的。……是水管太舊了，換一下就好了，不用十分鐘我就回去了。可是我吧瓦斯槍忘了，我這個人就是這樣啦，有時候會忘記東西，所以我第二天早上又去拿……

執法者聲音：是六月七日？

修水管工人：你怎麼知道？

執法者聲音：你不是在那天報案的嗎？

修水管工人：嚇我一跳，我還以為……

執法者聲音：所以你就發現了嬰兒的屍體？

修水管工人：對啊，實在有夠倒霉，我是看那個花園怎麼亂糟糟的，結果就給我看到那個……。大概是給野狗拖出來的，屍體被抓得爛爛的，我可憐哩！我嚇得要命，……也沒有啦，我只是有一點點……驚。

執法者聲音：所以你就立刻去派出所報了案？

修水管工人：對啊，喔，沒有啦，我拿了東西就趕快跑回家。可是我想來想去，很不對啊，那我又是很正義感的那種人嘛，再說我也是有小孩子的人啊，那萬一哪一天兇手找到我家……吓吓，現在的人心是很難說的啦，失蹤的小孩那麼多，對不對？以前我們小的時候大家都說那裡怪怪的，那麼大的房子，只住了兩個老芋頭——我說到哪裡？喔，所以我就去報案啦。

（柴可夫斯基《悲愴》第一樂章，行板速度的弦樂第二主題。）

（燈光變化；照來攘往的人群恢復常態，在攤子間穿梭；管家慢慢地在人群中走動，挑選菜色，他買了青菜、魚和水果。）

(修水管工人匆匆離開，彷彿路過。)

菜販：太太，今天的菠菜菜真水，茭白筍也真水，多買一點。

主婦甲：啊！今天簽幾號？

菜販：沒簽了啦，頂過講是什麼太子爺的明牌，害我損龜，輸了了啦！

主婦乙：聽說這次特尾三支，有消息沒，稍報一下嘛！

菜販：沒那麼好啦！既要是知道，就不會還在這裡賣菜，賺這點小利純。

主婦甲：像那個賣豬肉的，現在聽說在當組頭，很有賺咧！反正有辦法的人喔，石頭也可以榨出油來啦！

主婦乙：有這款代誌？我怎攞不知。

(柴可夫斯基《悲愴》第一樂章，最強奏之敏捷的快板。)

(一聲尖銳的喊叫。)

水果販：抓賊啊！

(人群中衝出一個年輕人，緊抱著胸，似乎衣內藏了東西；他東竄西逃，撞翻了攤子，人群立刻大亂，喊叫聲不絕。)

水果販：就是伊，就是伊！

(管家閃躲到一邊，眼睜睜看著年輕人被孔武有力的小販們抓住。)

魚販：汝給你爸跪下去，別肖想要竄！

(一粒蘋果從年輕人懷中掉落。)

水果販：就是伊啦，不是一次兩次了，既又不是在開救濟院，哪堪給伊這樣偷！這粒蘋果就是證據啦！

路人甲：幹！好手好腳的不會去賺吃，吃免錢的卡緊(較快)是否？

路人乙：這款腳肖(這種人)給伊送去派出所好啦！

菜販：送伊去派出所？卡免，給伊白吃免錢飯，又有所在好睷，既沒有在慳八百咧！那攞是咱納的稅啊！

路人甲：給伊一頓粗飽，看伊敢是不敢！

路人乙：那要是在日本時代，是剝腳剝手哩！看伊有幾隻腳手堪剝！

魚販：閒話免講，打啦！

(眾人圍毆年輕人，他始終不發一言，緊抱胸口，只是用手肘護著自己的頭部。)

(人群的一角，躲著一個少女，她緊抱著一個破舊的布娃娃，嚇呆著瞪大了眼睛，無聲地張著嘴看著被打的年輕人，她渾身發抖。)

(管家離開人群些許距離，在另一角落看著一切，面無表情。)

(年輕人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

水果販：好了，好了，教訓一下就可以了，再打要出人命了啦！  
魚販：看你以後還敢不敢！

主婦甲：現在的少年人，實在沒有法度，好好人不做事，不是偷就是搶。

路人乙：我看是博賭博輸才會這樣。

主婦甲：唉，我看是吃什麼安非他命啦，像阮隔壁街那個姓張的肖生，就是打什麼電動啦，好好一個大學生去給人搶，才給人抓去關哩！

主婦乙：有這種代誌？真是了然喔！書都讀到壁去了。

主婦甲：免管伊，喂，妳這次要簽幾支？……

(柴可夫斯基《悲愴》第一樂章，行板的弱奏。)

(人群又恢復無聲的動作，一如起初般地「熱鬧」。)

(管家在光圈中。)

管家：……我看他被打得可憐，就付錢給水果攤的老闆，他們才罷手。可是他卻一直跟著我回到我住的地方，還帶了李玉梅，他騙我說是他的小妹，說他們沒有地方可以去，要借住一晚……

(光圈消失。)

(人群逐漸散去，只留下年輕人、少女和管家。)

(年輕人慢慢從地上爬起來，一跛一跛地走到墮臥在舞臺一角的少女身邊，少女依然停滯在驚駭中，緊抱著布娃娃。)

年輕人：阿梅，來，別怕，壞人都走了，別怕！

(年輕人拿出藏在襯衫內的水果。)

年輕人：妳看，這是什麼？乖，我們吃蘋果，阿梅最喜歡吃蘋果了是不是？乖，別怕，壞人都走了，我們一起吃蘋果好不好？很香喔！餓不餓？我的白雪公主。

(少女一手依然抱住布娃娃，一手慢慢伸出拿蘋果。)

(年輕人看著少女一口一口咬著蘋果，欣慰地笑著；年輕人將吃著蘋果的少女摟進懷中，自己一面嚥著口水，一面哼著兒歌。)

(柴可夫斯基《悲愴》第一樂章，行板速度的弦樂第二主題。)

管家：……他一直求我，又說天已經黑了，他們實在沒有別的地方可以去，我只好收留他們，而且說好了只收留他們一個晚上，讓他們睡在客廳裡。可是他們卻一直住了下去，趕也趕不走，才會發生了後來的事。

(管家的光圓消失，另一個光圓亮起，管家的女兒走進光圓中。)

管家的女兒：……唉呀，我父親就是這樣子嘛！濫好人一個……我的意思是說，他年紀這麼大了，當人家的什麼管家嘛？他想減輕我和我弟弟的負擔，可是我們絕對不會不負擔他的生活呀！憑良心講，實在是體諒我們啦，寧願一個人住，他不想做一個讓人供養的廢人，卻寧願……去照顧一個……廢人。當然啦，老人家是說凌威龍是他的老長官，年紀大了，中了風，又沒有兒女，照顧他也是應該的。唉，他就是這樣一個老好人，我母親生前也是這麼說他……。

(管家的女兒離場。)

(年輕人衝進光圓裡。)

年輕人：我承認，他是一個老好人，但是事情不是這樣的，我一定要把事講清楚。雖然後來他留我們住了好幾個月，但是事情絕對不是這樣的，開始的時候他根本不肯收留我們，連一個晚上也不肯，我苦苦哀求他，他說什麼也不肯，只是用一種很奇怪的眼光看我，和阿梅。

(管家慢慢走向年輕人的方向。)

年輕人：我記得很清楚，那天天色已經很晚了，街上沒有別人，只有我和阿梅。我帶著阿梅，沿著馬路走，想找一個可以睡覺的地方，可是沒有人肯理我們，市場上的事早就傳遍了那個小小的地方。

(燈光變化；年輕人走過去牽著少女的手，邊走邊說。)

年輕人：……我本來想找個車站什麼的地方，但是走著走著，卻走到了山邊，四周都沒有人家了，只有一棟兩層樓的舊洋房，樓上的燈還亮著，阿梅已經走不動了……我只好硬著頭皮試試看，沒有電鈴，所以我就敲門……

(敲門音效輕輕響了幾下。)

(管家轉過身，背對著二人。)

年輕人：等了一下，沒有反應，抬頭一看，才發現燈關了，我很著急，怕屋子裡的人睡了，更用力地敲，很久很久，還是沒有人來開門。

(敲門音效，又急又震耳地持續著。)

年輕人：我幾乎要放棄了，帶著阿梅，想再去找一個可以睡覺的地方。

(敲門聲停止，年輕人牽著少女的手，慢慢地離開。)

年輕人：可是我實在不甘心，特別是剛剛明明還亮著燈。不知道哪裡來的想法，我告訴自己，就算不能借住，我也一定要敲開那扇門。

（年輕人拼命敲門，示意少女和他一起敲。）

（敲門聲音效，又急又震耳地持續著。）

（年輕人和少女如同在玩遊戲，兩人拼命地敲門，少女興奮地笑著，發出無意義的嚶語。）

（管家回頭望一眼，嘆了口氣，慢慢離場。）

年輕人：失火囉！失火囉！

（年輕人一面敲，一面喊，一面還抑制住自己惡作劇似的笑意。）

（管家推著中風老人的輪椅，從裡面衝出來。）

（推著輪椅的管家，與年輕人在門前相遇時，一切聲音嘎然而止。）

（管家喘著氣，驚魂甫定，生氣地默默轉身，將中風老人推進去。）

（年輕人尷尬地愣在那裡，不進也不退；少女躲在年輕人身後，往裡探視。）

（管家再度出現，瞪著年輕人。）

年輕人：……剛才真的失火了……我們是……

管家：這裡不是收容所。

（不等年輕人解釋，管家轉身就走。）

（關門聲音效，巨響而有迴音。）

（柴可夫斯基《悲愴》第一樂章，單簧管低沉的第一主題。）

（管家停住腳步，如一尊石雕。）

（年輕人對少女扮個鬼臉，朝著管家的背影方向喊叫。）

年輕人：……老先生，我為剛才的事向你道歉，對不起，因為我實在想不出更好的辦法，我們沒有地方可以去啊，……

你讓我們在這裡睡一晚好不好？我們不會干擾你們的。一個晚上就好，明天天亮了我們一定不會再麻煩你的……

……謝謝你，讓我們進去睡一晚好不好？外面太涼了，我妹妹身體不好，她會受不了的。

（管家沒有反應。）

年輕人：……那隻讓我妹妹一個人睡在屋裡就好，我可以睡在門口，好不好，求求你。

（管家默默離場。）

（年輕人對著少女聳聳肩，雙手一攤，少女學他的動作，布娃娃掉在地上，年輕人幫少女撿起布娃娃，一面故意大

聲說話。)

年輕人：阿梅，今天晚上我們只好和娃娃睡外面囉！明天我再想辦法，好不好？

(少女並沒有回答，年輕人走到少女身邊，摟著她。)

年輕人：冷不冷？

(少女頭偎在年輕人的胸前，年輕人往管家離去的方向再看一眼。)

年輕人：我們就睡在那裡好了。這些沒心沒肺的東西。)

(年輕人將少女帶到一旁，讓少女躺下，自己坐在地上。)

(少女緊抱著布娃娃，張大了眼睛向上望，她突然伸出一隻手指著頭上，年輕人抬頭向上望。)

年輕人：星星，那是星——星！星星，妳知不知道？

少女：——星——星。

年輕人：對，星星。今天晚上就讓星空當我們的屋頂，大地是我們的眠床，哇，我們是天底下最富有的人，對不對，阿梅？

(年輕人將少女的手拉下，玩弄著綁在少女手上的塑膠名條。)

(管家慢慢走出，手中抱了一條毯子；他走了幾步便停下來，遲疑片刻，再走又停。)

(年輕人脫下襯衫，裸著上身，將襯衫蓋在少女身上。)

年輕人：閉上眼睛睡吧，明天早上，我們帶娃娃到海邊看日出。

(管家走向二人，年輕人抬頭看管家。)

年輕人：我們睡在地上，不會又妨礙到你吧！

(管家猶豫了一下，將毯子丟在地上，轉身就走。)

(年輕人跳起來，撿起毯子，往管家離去的方向扔去。)

年輕人：少假惺惺了，我們不會領你的情！

(管家充耳不聞，迅速離去。)

年輕人：這算什麼嘛！少在那邊欺騙自己了，告訴你，我已經在外面流浪好幾天了，我凍不死的……別以為這樣我就會感激你，門兒都沒有，你們這種人就是這樣，當好人沒資格，當壞人也沒膽量啦！告訴你，凍不死人的啦！虛偽！

(年輕人一邊罵，一邊還是走過去撿起毯子，將毯子鋪在少女身邊。)

年輕人：阿梅，晚上有露水，睡在毯子上吧！

(少女翻了個滾，躺在毯子上，緊抱著布娃娃，咯咯地笑著。)

年輕人：妳真好，什麼事都可以笑得出來。

(年輕人撫著少女的頭髮，發歎。)

(管家推著輪椅和他的兒子分別從不同的方向走進來。)

(管家的兒子站在光圈裡。)

管家的兒子：……父親個性溫和，是一個安份的公務員，不太說話，數十年如一日地默默工作。在家裡也一樣，從小到大，我們只聽過母親嘮叨，父親卻從來沒有罵過我和姊姊一句重話。

(管家的兒子繼續說話的同時，管家推著輪椅上的中風的老人，就這麼靜靜地散著步著；偶爾，管家會細心地用手帕拭去老人嘴角流出的口涎。)

管家的兒子：印象中的父親一直很體貼母親，我記得有一次母親生病，他和我一起睡，夜裡，我要上廁所，他便陪我起來，還特別到房裡去看母親，像照顧小孩一樣餵母親吃藥。……我十九歲那年，母親過世，本來就不太說話的父親就更加沉默了。一直到我大學畢業他離家一個人住為止，我經常看見他一個人坐在房間裡發歎。……我母親生前，很愛照鏡子，母親死後，我去過父親的住處，沒有一面鏡子，一面都沒有，我想他一定很懷念母親，或許是爲了紀念母親，不忍心再看見鏡子。

(管家的兒子離開，光圈消失。)

(年輕人和少女都睡得極沉，管家經過他們身邊時多看了年輕人一眼，中風老人緩緩抬起無力的手，指向二人，嘴裡發出含糊的聲音；管家的耳朵湊進中風老人的嘴，聽著。)

管家：……沒有事的，他們睡醒了自己就會離開。

(管家繼續他們的散步。)

(年輕人睜開眼睛，轉頭遙看著兩個老人。)

年輕人：哪那麼容易放棄？我就不相信你不會屈服！

(管家吃力地將中風老人扶坐在一張藤椅上，自己坐在他身邊，兩人像石雕一樣地望著前方。)

(少女也醒了，年輕人穿上襯衫，哄著少女。)

年輕人：阿梅乖乖在這裡等我，我去弄點吃的東西，別亂跑喔！

(少女抱著布娃娃，點點頭。)

年輕人：來，我們勾勾手，蓋印章。

(少女伸手和年輕人勾手指，咯咯地笑著。)

年輕人：阿梅要乖乖等我回來哦，一定不能亂跑，聽到沒有？不然娃娃會找不到爸爸哦！

(年輕人起身離去。)

(管家站起來，走進光圈中。)

管家：我可以告訴你們，十幾年來，我的生活一直都是很簡單的，我不願意和別人打交道，也習慣了這種生活，可是他們硬是闖進我們的生活，特別是他們來了之後，空氣裡就浮動著一股不安的氣氛，這對一個習慣安靜的人來說，是一種折磨。

(場外人群吶喊的聲音。)

(管家轉頭看著門外。)

(敲門聲的音效，震耳欲聾。)

(少女縮退到角落裡，管家向前移動。)

(年輕人從場外衝了進來，一樣雙手抱胸；他一看見管家，愣住，也不等管家回答，便過去牽起少女，往中風老人的方向衝。)

(人群持著棍棒跑進場。)

魚販：老先生，你有沒有看見一個少年仔跑到這裡來？

水果販：對啦，老先生，昨天你也有看到的那個，就是偷我水果的那個啊！

(人群一面問，一面就要往中風老人方向探視。)

(管家技巧地擋住眾人的去路。)

管家：……如果看見他，我會把他交給警察的。

(沉默。)

菜販：老先生既然這樣說，我們再到那邊找找看。

水果販：可是剛才明明朝這來……

魚販：走啦，(小聲)這個老伙仔脾氣怪怪，免理他。(大聲)明天哪是他還敢來，我一定給他好看。

(人群帶著懷疑離開。)

(管家轉身，正好與年輕人面對面。)

管家：請你們離開我的房子。

(年輕人還想解釋什麼，管家不理會，逕自走到老人身邊。)

(年輕人只好牽起少女的手，往外走。)

(少女邊走邊回頭看中風的老人，中風老人對著管家咕噥著不清楚的語言，管家看著少女的背影，搖頭。)



管家：不可能的，你不要想太多了。

年輕人：阿梅，妳餓不餓？……問妳也是白問，看我變魔術。

（年輕人從襯衫內拿出三個包子。）

年輕人：剛出爐的，燙得我半死呢！

（管家遠遠望著吃得津津有味的人。）

（燈光變化，如夕陽絢爛。）

（柴可夫斯基《悲愴》第一樂章，行板的弱奏。）

（管家手拿噴壺出來澆花，經過年輕人身邊時，多看了兩眼；在管家澆花時，年輕人帶著少女離開，管家注視著他們的背影。）

（管家離開，再進來時，手中多了一個托盤，上面有飯菜，他將托盤放在地上，再離開。）

（燈光變化，如暮色籠罩。）

（年輕人帶著少女回來，看見地上的食物，少女蹲下用手抓食，年輕人若有所思地望著屋內的方向。）

（少女突然望著地板發愣，食物落地。）

（雷聲隆隆，驟雨傾盆的聲音。）

（管家走出來，站在場邊，猶豫著。）

（少女癱瘓發作，砰然倒地，躺在地上抽筋。）

年輕人：阿梅！——阿梅！——妳怎麼了？

（年輕人驚慌，想碰少女又不敢，原地圍圍轉，不斷擦手、擦汗。）

年輕人：怎麼辦？怎麼會在這個時候癱瘓發作？

（年輕人突然想到什麼，一面脫下襯衫，捲起，塞住少女的嘴，一面拼命敲門。）

（敲門聲音效震耳。）

年輕人：開門哪！開門哪！阿梅癱瘓又發作了，快開門哪！

（年輕人甚至用身體去撞門。）

年輕人：你難道要見死不救，快開門啦！

（管家向前移動，敲門聲音效嘎然而止。）

（柴可夫斯基《悲愴》第一樂章，生動的行板。）

(少女昏迷，躺在地上不動，年輕人迅速抱起少女，在管家的引導下，進入了屋內。)  
(燈光漸暗。)

## 【第二樂章】 死亡的憂鬱

(柴可夫斯基《悲愴》第二樂章，主旋律瀾漫著不安的優美快板。)

(幽暗的光線在地上打出窗欄的陰影，少女抱著布娃娃站在光影中。)

執法者聲音：妳是李玉梅嗎？

少女：阿——梅。

執法者聲音：李玉梅？

少女：阿——梅。

執法者聲音：那妳……能不能告訴我，是誰殺了嬰兒？

(少女隨著音樂的節奏重覆同樣的動作，抱著布娃娃搖晃著身體，像個女指揮家。)

(光圈亮起，少女的監護人站在光圈中，有點搖晃的醉意。)

監護人：老子真是倒了八輩子霉，怎麼可能有這樣的女兒？白癡也就算了，居然還叫人給睡大了肚子。尙他媽的，她媽本來就不是什麼好貨色，帶個肚裡的油瓶過的門，誰知道是誰下的種？我尙他媽的，當年要不是老子沒辦法：

(在監護人與執法者對話的同時，少女撐起一把破的小花傘，抱著娃娃繞行舞臺四周。)

(清潔婦拿著濕的拖把邊拖地邊進場，少女閃躲清潔婦的拖把，清潔婦並沒有理她，兀自做著自己的工作；少女被逼得蹲在地上，傘罩住了她的身影，地上的濕痕將少女困在一個圓圈裡。)

(清潔婦離場。)

執法者聲音：李先生，請你注意一下你的用詞。

監護人：……喔，我是粗人啦，直腸子，直腸子，不——不要見怪，欸，可是憑良心講，我是把她當親生的女兒看哪，不然幹嘛把她送到養護中心去，一個月萬把塊的，雖然那個什麼社會局給了點錢，可是我總是擔心嘛是不是？

執法者聲音：那李玉梅的母親……

監護人：早「葛」了，生下阿梅就「葛」了，我可是一個人屎裡尿裡拉把她長大的喔，這下可好，鬧成這德性，老子一

輩子槍子兒裡躲，這口氣我——，所以我一定要告那個老傢伙賠償。

(傘下的少女蹲在地上，緩緩向場外移動，移動到舞臺邊緣時突然站起，將傘一丟，跑出去。)

監護人：這種人老子最瞭解了，佔便宜嘛！以為天下沒公理呀？就有，嘿，我非告他什麼什麼誘拐、還有強暴，這要在當年，老子一槍斃了他！

(清潔婦進場，發現地上的傘，先是一愣，跑過去拿起傘，確定傘下無人，拿著傘跑出去，再空手慌慌張張跑進來，圍圍轉地跑出去。)

監護人：……對對對，還有那個什麼養護中心，俞他媽的，人文給他們，還讓她跑了，我看八成是串通好的，欺負我是榮民哪，門兒都沒有！

(清潔婦和睡眼惺忪的男老師一起跑進來。)

清潔婦：啊！阮剛才明明看伊在這裡玩的呀，那現在只有這支雨傘啦，阮有給伊注意啦，真的啦！阮有給伊注意嘛！

(監護人跑出光圈，和男老師無聲地爭執著。)

(清潔婦跑進光圈，搓著手，十分不安。)

清潔婦：……就是安內(這樣)嘛！阮一下子沒有給伊看到，伊就不知道走去哪裡。那阮也會操煩呀，在那裡看伊轉大(長大)，伊平常是乖乖的，不像別的小孩會吵鬧，伊很乖很懂事的咧，啊！阮很疼伊的咧！

(監護人大搖大擺地離開，男老師無奈地走進光圈中。)

執法者聲音：李玉梅是哪一天失蹤的？

男老師：八月二十七日早上，大概是七八點。

執法者聲音：李玉梅失蹤的前幾天有沒有什麼特別的異狀？

男老師：我是值晚班的，到班的時候通常他們都已經睡了，白天班的老師沒有留下什麼記錄，我不是很清楚。

執法者聲音：那她失蹤的時候你在哪裡？

男老師：……我……：在準備交班。

執法者聲音：你通常幾點交班？

男老師：七點多，可是那天白天班的老師遲到了，那時候大概是八點了吧。

清潔婦：對啦，阮是七點半上班打掃，那老師伊還在，阮還笑伊睡得像……

男老師：我是很認真的啊，上大班很辛苦咧！何況我也只是在那裡打工而已！

執法者聲音：你不必激動，這只是例行詢問。……所以你就到警察局報案？

男老師：不是馬上報案啦，我們通常要先通知監護人，徵求他們的同意以後才……

執法者聲音：記錄上你是九月一日報案？

男老師：對啊，規定人要失蹤七十二小時才受理報案，我也沒辦法啊，可是我們院裡也有盡量去找，一直沒有找到就是了。

（男老師在場上利用道具或服裝換妝成養護中心負責人。）

清潔婦：對啦，我也有托人去找，那院長說要扣阮的薪水，沒講道理啦，阮也沒有跟伊計較啦。對啦，我也有去那個恩

主宮問過，啊那個籤真的夠準，有說在水邊，阮講攏沒人給阮信道，啊才會給人藏起來。

執法者聲音：你是養護中心的負責人。

負責人：是的，本院創辦十多年來，一直本著教育、養護的宗旨，用最大的愛心和關懷……

執法者聲音：李玉梅在失蹤前，有沒有懷孕的徵兆？

負責人：據我所知，應該沒有。我們院裡很注意這個，可是李玉梅已經到了青春期，有時候難免有一些性的衝動，可是

我們都有預防，不可能讓這種事情發生的。

執法者聲音：你能確定她失蹤時沒有懷孕嗎？

負責人：……我們有一些保護隔離措施……

清潔婦：……哎，會不會是……

負責人：歐巴桑！

清潔婦：喔，既是講伊有時候三三八八的會抱人咧！上次有一個送菜的……

負責人：我想這個問題很專門，應該去問醫生，我們另有合格的醫師駐院，我們的老師們所能做的只是怎樣保護他們，

防止他們傷害自己，同時教他們一些基本的生活技能。我們也不能保證他們一定不發生意外……

（清潔婦在場上利用道具或服裝換妝成養護中心女老師。）

執法者聲音：請你再說明一下李玉梅還有沒有什麼特殊的習慣？

負責人：我想這個問題應該請教院裡的老師，我們一向本著專業的態度……

執法者聲音：余老師，關於李玉梅的一般狀況是怎樣的？

女老師：是這樣的，李玉梅屬於中度智障，IQ大約是五十一，同時患有癲癇，曾經在院裡發過病。不過她和一般中度

智障兒不同的是，她的外形較為正常，同時她的語言能力較弱，這是比較特殊的個案……

（柴可夫斯基《悲愴》第二樂章，定音鼓刻畫出單調的節奏。）

（少女抱著布娃娃出現在舞臺上。）

女老師：有趣的是，她對交響樂有特殊的敏感，這是很值得重視的才能，所以我們一般對她的治療偏重在生活習慣的養成，現在她不但已經能夠照顧自己，而且還會照顧洋娃娃，這是我們教育的成果，當然啦，也是她學習的成績。我記得她曾經在一段時間裡不斷重覆說她要生一個娃娃：

（光圍消失，代之以四處陰影的燈光。）

（負責人和女老師閱兵般地巡視著四周。）

（少女抱著布娃娃走進來，蹲在陰影中呵護布娃娃，為她洗澡、穿衣；用手指替娃娃洗頭、梳頭……。）

（負責人和女老師走近少女時，少女緊張地抱緊布娃娃，把頭埋在布娃娃裡。）

（女老師伸手想撫摸少女的頭，少女驚恐地大叫，把女老師嚇了一跳。）

（負責人不耐地離去，女老師驚魂甫定地隨之離去。）

（少女慢慢安靜下來，隨著音樂節奏搖著身體，頭依然埋在布娃娃裡。）

（少女躺在地上，漸漸不動。）

（管家進場，看著睡著的少女。）

（沉默。）

（年輕人裸著上身，穿一條老式睡褲，一面用毛巾擦著濕髮，一面走出來。）

年輕人：阿梅睡著了。

（管家沒有答話，只是抬頭看了年輕人一眼，逃避似的目光回到少女身上。）

（年輕人丟下毛巾，穿上睡衣。）

年輕人：這件睡衣舊了一點，但還蠻合身的，是你的嗎？

管家：不是我的。

年輕人：那是誰的？那個中風老頭子的嗎？

管家：你懂不懂禮貌啊，什麼老頭不老頭的。你有資格問這麼多嗎？該問的人是我！

年輕人：那你問啊！我可沒有什麼不可告人的事。有沒有煙？

管家：這間屋子裡不准抽煙。如果你覺得不習慣，請你立刻出去，我不會勉強你留下來的。

年輕人：幹嘛呀？一根煙而已，我不過是問問罷了，緊張什麼？別以為我會希罕住在這裡，陰陰沉沉的，平常請我，說

不定我還不進來呢！（唱）「我是春風少年兄……」

（管家站起身，指著門外。）

管家：請你出去！

年輕人：又怎麼了？

管家：這屋子裡除了你，還有別人。

年輕人：那又怎麼樣？

管家：已經很晚了，別人也睡了，你難道沒有一點自覺，還能這樣唱歌嗎？

年輕人：別人睡了？誰睡了？阿梅嗎？你放心，她要是睡著，你叫也叫不醒她；她要是想清醒，你要讓她睡，那是比登

天還難。再說，這房間裡除了你、我和阿梅，還有什麼別人？

管家：你不用貧嘴，你不懂得尊重別人，我也沒有必要對你客氣。出去！

年輕人：呵，火氣挺大的。走就走，唉！在人屋簷下嘛，我也只好低頭囉！

（年輕人起身往外走，忽然停住，轉身，笑著。）

年輕人：可是我呢偏偏不順你的意，我今天晚上是在這裡住定了。

（管家氣得不行了。）

（年輕人回到少女身邊，望著熟睡的少女。）

年輕人：我怎麼能丟下我的阿梅，讓她單獨和你在這裡？誰知道你是什麼樣的人呢？你趕也趕不走我的。

管家：你不要得寸進尺。

年輕人：放心！我臉皮厚得很，我不但會進尺，或許還進丈呢！

（管家不說話了，後悔與懊惱地坐在一旁。）

年輕人：喂，有點幽默感不行嗎？幹嘛這樣愁愁悶悶、假認真的？

（見管家不說話，年輕人換了一種較認真的口氣。）

年輕人：好吧！你想問我什麼？我據實回答！

（沉默片刻。）

年輕人：那我自己說好了，嗯……我叫林宏志，我和阿梅是同母異父的兄妹，我的生父在我三歲那年就死了，我對他已

經沒有印象；七歲的時候，母親跟了一個酒鬼，他很討厭我，覺得我是他的累贅。生下阿梅，他又覺得阿梅是

他的恥辱，莫名其妙地更討厭我了，常常在吃飯的時候罰我跪，喝醉了就打我們出氣。虐待兒童聽過沒有，我

就是一個標準的好例子。

（年輕人走向前方，一臉倔強地跪在地上。）

（管家在黑暗的陰影裡看著年輕人的背影。）

年輕人：在那個陰暗的角落裡，阿梅是我唯一的同伴，雖然她話說得不多，可是至少她很真，真心地聽我說話。

（燈光緩慢地開始變化。）

年輕人：蒼白不忍回頭的童年，幻想和說故事是我唯一自我娛樂的方式。……今天說什麼故事呢？阿妹（ㄇㄟ）……天堂鳥，天堂鳥的故事，好不好？

（燈光變化，絢爛流轉。）

年輕人：……有一隻流落人間的天堂鳥，七彩的羽毛，像傳說中的鳳凰鳥。牠有一雙特別的翅膀，靠著這一對翅膀，永不停息地飛向太陽。在人間，牠找不到同伴，只能獨自飛向天河的對岸，在太陽起落的地方，尋找牠的故鄉。雖然太陽的熾熱燃燒了牠的羽毛，可是孤獨的天堂鳥，心中只有一個願望，就是回到天堂。……

（少女抱著布娃娃走到年輕人身邊，好玩地陪他跪著。）

（燈光變化，如同青白的月光籠罩年輕人和少女。）

少女：天——堂——鳥。

（年輕人看著少女，憂鬱而溫柔地摟著她、搖著她。）

年輕人：……十五歲那年，我從酒鬼家裡逃出來，沒幾年我媽也死了，阿梅被送到養護中心，我常跑去看她。可是我覺得她在那裡，活得更沒有尊嚴，所以我才帶她逃出來，我相信只有我能夠保護她，讓她不再受到傷害。我們一路走來，就像故事裡的天堂鳥。

（管家走近二人，手放在年輕人的肩上，年輕人抬頭看著管家。）

年輕人：你相信我說的話嗎？

（沉默。）

年輕人：你會把阿梅送回去嗎？

管家：那你打算帶她到哪裡去？

年輕人：我也不知道，到我們可以去的地方吧！天堂的路雖然很遠，可是天地之大，總不會沒有可以讓我們容身的地方，對不對？

（年輕人抱起少女，走向陰暗處，布娃娃掉落在地上。）

管家：天地之大，總會有可以容身的地方吧？

（柴可夫斯基《悲愴》第二樂章，大提琴奏出主題。）

（管家，撿起布娃娃，隨著年輕人走進陰影中。）

（燈光變化。）

（管家推出中風老人的輪椅，將中風老人扶上藤椅。）

管家：聽的到音樂吧？

(中風老人做點頭，管家將中風老人頭上繫著的手中扶正，離開。)

(少女抱著布娃娃隨著音樂的節奏進場，管家拿著噴壺和小花剪跟在少女的身後。)

(管家回頭對著中風老人笑一笑，開始他的園藝工作。)

(少女隨著節奏不斷搖擺著身體。)

管家：妳真的聽得懂嗎？阿梅：……妳知道這是什麼音樂嗎？……這是《悲愴》，柴可夫斯基的交響樂。……妳的節奏感還真不錯，唉，老天也真是的，硬是關起人眼前的一扇門，可偏偏又要打開另一扇窗，讓你永遠也猜不透祂葫蘆裡究竟賣的是什麼。

少女：天——堂——鳥，飛——

管家：妳說什麼啊？真難得妳這麼高興。……阿宏知道了，一定也很替妳高興。……去哪裡了呢？這麼久還回不來，別又惹禍了。……阿梅，阿宏這孩子對妳真是不錯，外表雖然鬼靈精怪的，有時候，讓人心疼他肚子裡藏著什麼委屈……

(管家停下手邊的工作，發愣。少頃，彷彿被人窺視般回頭看了中風老人一眼，稍有不安地繼續他的工作。)

少女：飛——娃娃——娃娃飛——

管家：沒有翅膀，娃娃飛不了，可人有想像，一顆心就可以像風箏一樣，飛得老高老遠的，是不是？……只是風箏飛得再高再遠，也有回來的一天，可人的心呢？……阿宏到底又闖了什麼禍，去了那麼久？

(少女抱著布娃娃，搖著幌著，像呵護寶寶般地還一字一字不甚相連地哼著不成調的歌。)

少女：……妹妹——搯著洋……：……娃娃走——到花——園來——看花……：……娃——娃——娃——哭了——叫——媽媽……：……媽媽……：……娃娃……：……管家：我看妳要是正常孩子，過不了多久怕也急著生個娃娃疼惜萬分囉！……可是養孩子不比栽花種草一般，哪裡是那麼輕鬆的，得擔多大的責任哪？……要是再重來一次，唉……：……人生哪有回頭的餘地呢！就算回頭了，人也都老囉！

(管家頭稍稍偏向中風老人的方向，但沒有看他。)

(少女跑過來拉管家，管家被她從思緒中拉回。)

管家：怎麼了？

(少女也沒有表示什麼，只是拼命將管家往屋內方向拉去。)

管家：……：……哦，音樂結束啦，好，我這就去……：……別急啊，好——好……

(正當管家被少女拉著往屋內方向走時，年輕人推著一面大的穿衣鏡走進來，一面還大聲唱著歌。)

年輕人：(唱)「伊是春風少年兒，沒人和伊來作伴，



心情輕鬆真快活，為著理想來打拼；

伊是春風少年兄，不是歌星不出名，

平常時就愛唱歌，歡喜到底，唱給你來聽……」

（管家停下脚步，少女跑向年輕人。）

年輕人：阿梅乖不乖？你看我帶回來什麼好東西！

（少女在鏡子前面東看西看，對著鏡中的自己咯咯笑著，還把布娃娃放在鏡子前面，彷彿在讓布娃娃照鏡子。）

（管家刻意迴避年輕人眼光，假裝忙碌地用噴壺澆花。）

（年輕人從懷裡拿出一份摺得爛爛的報紙，大聲地唸著。）

年輕人：今天天氣報告，臺北地區晴空萬里，基隆宜蘭地區陰時多雲，桃竹苗各地午後有雷陣雨，嘉南地區冰雹滿天飛

……

（管家突然大吼。）

管家：把鏡子拿走！

年輕人：幹嘛呀？真的下冰雹啦？我是看家裡連一面鏡子也沒有，所以……

管家：又去偷是不是？跟你講了多少次，你要住在這裡，一切就要按照規矩來。什麼東西少過你了，要你這麼樣的到外

面去搬東西回來？狗如果改不了吃屎的毛病，永遠只是一條卑賤的狗。

年輕人：狗也有尊嚴不知道！

管家：你把自己當狗，你永遠也就是狗……

年輕人：你把狗當人，牠卻變不成人。牠不但不會變成你這種高貴的人，牠對你撒尿，還會咬你。

管家：……你為什麼要去偷鏡子。

年輕人：我沒有偷。

管家：那你從哪裡拿的？

年輕人：我買的。

管家：一個連吃飯都沒有錢的人，會有錢去買一面這麼大的鏡子？你不要以為我真的什麼事都不知道！

年輕人：像你這樣把自己關在這裡，怎麼會知道世界已經變成什麼樣子？

管家：我想知道也不行嗎？

年輕人：所以囉，你也不必知道我有沒有錢，也不必知道我們是從哪裡來的，這些事情反正你知道了也沒有用處是不

是？真不知道這樣活著什麼意義！

管家：你不必管這麼多，如果你不習慣，你可以離開，從來沒有人強留你。

年輕人：又來了，每一次有一點什麼事情，就叫我離開，我也說過很多次了，算你倒霉，我是那種不來則已，來了便趕不走的惡客。

（沉默。）

（少女怯怯地走到管家身邊，拉著管家的手。）

少女：澆——花，阿梅澆花。

年輕人：好啦，我向你道歉，以後我不會隨便惹你了。看在阿梅份上，你就不要再生氣了。

（管家嘆了口氣。）

年輕人：算你上輩子欠我的，下輩子我和阿梅一起加倍還你，可以了吧？

管家：一整天都跑到哪裡去了？

年輕人：雲遊四海去了。

管家：你就是這張嘴，吃飯沒有？

年輕人：我不餓。欸，你知不知道，中華商場將要全部拆除了。

管家：怎麼可能。

年輕人：現在沒有什麼事情是不可能的，你聽聽這個，「猶記繁華煙已散，迎取風光夢未遠」，中華商場即將全部拆

除，未來將成為地上林蔭大道，地下商店街……

管家：好了，不要再說了。

年輕人：天哪，這真是一個繁榮的星球啊，所有的事情都要埋入地下，地下道、地下鐵、地下街、地下城。阿梅，哪天

妳想當誰的地下夫人呢？

管家：告訴你不要再說了。

年輕人：怎麼了，難道又勾起你什麼往事了不成？

管家：沒什麼。帶阿梅去洗手，準備吃晚飯了。

年輕人：當真所有的事情都要埋入地下？也好，反正你不說，我也自有辦法知道。

管家：你又在耍什麼花樣？

年輕人：沒事。

管家：我警告你，如果你不聽我的話，故意進去那個房間，我絕對不會再讓你住在這裡的，我說到做到。

年輕人：到底有什麼天大的祕密藏在那裡？

管家：我可以不管你從哪裡來的，也請你尊重我的個人隱私。

年輕人：你不覺得太神祕的事情，通常都會引起別人的好奇心？像寶藏之類的，從來也躲不過尋寶人的挖掘。……好，好，別氣了，小心心臟病、高血壓，中風了怎麼辦？

管家：你小聲點——

年輕人：哦，沒關係的啦，人家凌先生才沒像你那麼忌諱咧！（大聲）對不對，凌先生？

（管家忍不住回頭看了中風老人一眼，伸手要打年輕人。）

年輕人：別又要趕我走，我知道，我就是這張嘴很壞，可以了吧！

（管家嘆了口氣。）

管家：真是冤孽。

年輕人：不是冤家不聚首，我的老冤家！

管家：好了，越說越不像話，進去吃飯吧！

年輕人：是！遵命。阿梅，幫我把鏡子推進去。

（年輕人正要和少女一起推鏡子，管家突然大發脾氣。）

管家：我說過，把鏡子拿走，你聽不懂我的中國話嗎？

年輕人：你總要講個道理吧！屋子裡沒有一面鏡子，我連刮鬍子都不方便。你幹嘛那麼怕鏡子，搞清楚，這只不過是一面普通的鏡子，又不是照妖鏡，你也沒老到不能照鏡子的程度，一面鏡子也犯得著讓你發這麼大的火嗎？嚇壞了阿梅你知不知道？

（管家不再多說什麼，過去攔阻年輕人和少女的行動。）

年輕人：你還是不相信我對不對？你真的以為我那麼愛偷東西嗎？告訴你，我是回家去拿的，這是我房間裡的鏡子，是我自己用家教的錢買的。

管家：你什麼時候又有家了？

年輕人：我當然有家，就像你也有家一樣，我不願意回家，就像你不敢回家一樣，你滿意這個答案了吧！

（管家楞了一下，轉身就往屋內走。）

年輕人：對，我們彼此隱瞞很多事。你不肯告訴我，我也不想說。可是你知道對不對？好，我告訴你，我爸爸是醫學博士，我媽媽是財團的執行長，我家是富豪世家，出了我這麼一個不長進的獨生子，我是從精神病院跑出來的，我是個危險人物，這樣的答案夠不夠呢？……

（年輕人憤憤地將少女的布娃娃往鏡子上甩去，鏡子倒地，少女尖叫，想撲上前去拿布娃娃。）

少女：娃娃——娃娃——

（管家急忙拉住少女，不讓她靠近破破的鏡子，少女掙扎著，管家吃力地將少女帶進屋去，一面還大聲地交待年輕人。）

管家：把那些危險的東西弄走……

少女：娃娃，娃娃——阿梅要——娃——娃——

管家：阿梅乖，娃娃上有玻璃碎片，弄乾淨了再還給你，阿梅聽話……

（年輕人默默蹲下去，看著玻璃碎片中的布娃娃，撿起布娃娃，看著布娃娃，再抬頭看看屋內的方向，最後將布娃娃抖一抖，確定沒有碎片了，才起身將布娃娃拿進去。）

（場上只剩中風老人孤單地坐在藤椅上。）

（燈光變化，暮色昏暗，年輕人拿出掃帚，仔細地掃著地。）

（管家進來，將中風老人扶上輪椅，中風老人咕噥著，似有不悅，管家看了年輕人一眼，沒有說什麼，將中風老人推出去。）

（管家拿了畚箕走出來，與年輕人默默對望。）

管家：我來。

（年輕人搖頭，伸出另一隻手，握住管家拿畚箕的手，兩人略略僵持了片刻，年輕人靠住管家的肩，低頭飲泣。）

（管家有一點吃驚，笨拙地拍拍年輕人的背。）

管家：餓了一天了，進去吃飯吧，阿梅在等你呢！

（年輕人深吸一口氣，掩飾地拿起畚箕快速將玻璃掃進畚箕內，然後將掃帚和畚箕一起交給管家。）

年輕人：我把鏡架搬走就進去。

（管家不再堅持，拿著畚箕和掃帚走進屋內。）

（年輕人將鏡架搬往另一方向。）

（燈光漸暗，一切跌入深沉靜默的黑暗中。）

（柴可夫斯基《悲愴》第二樂章，在主旋律中逐漸消失。）

## 【第三樂章】 瘋狂的詠諧

（柴可夫斯基《悲愴》第三樂章，主題活潑囁鬧的快板詠諧曲和主題哀慟悽烈的進行曲交替奔馳。）

（光圈亮起，醫生走進光圈。）

醫生：我是林宏志的主治醫生，有關他的病歷過程，都已經詳細寫在診斷報告上了。

執法者聲音：根據你的書面報告，林宏志患有重度的抑鬱症？

醫生：是的。

執法者聲音：你是否在暗示他沒有行為能力？

醫生：這不是問題的重點，重點在於當他進入重鬱期，他有自我傷害，甚至自殺的可能，卻不太可能有傷害人的想法。

執法者聲音：那要是在所謂的躁狂期呢？

醫生：在臨床統計上，躁鬱交替循環的病例已經不多見。

執法者聲音：嗯，他出院的時候，病已經完全好了嗎？

醫生：病情大致已經穩定地控制住了。

執法者聲音：你的意思是說，他並沒有完全痊癒？

醫生：當然這種病不像流行性感冒，短期間就會完全康復，可是如果沒有太大的壓力，又定時服用藥物的話，他和正常人沒有兩樣。

（病人的呻吟聲時間時停。）

（護士陸續推著病床、点滴架、半透明的布簾和一個矮櫃進來，病床上躺著一個不斷呻吟的病人，護士為病人測量血壓、檢查點滴瓶。透過光線，病人和護士的影子清晰可見。）

醫生：事實上，林宏志復元得極快，他住院一段時間之後，有不錯表現，大概他自己也是醫學院的學生，所以一直很和醫生合作，他甚至是病房裡最活躍的人，勤快地在病房裡照顧其他病患。

（燈光變化，醫生一轉身，步履匆忙地走到屏風後。）

醫生：今天怎麼樣？兒子沒來陪你？（看病歷）不錯嘛，一切都很正常。

病人：唉……

護士：我去巡房了，點滴滴到這條線的時候，記得按鈴叫我，你不會睡著了吧？

（護士準備離去。）

病人：唉……！醫生，你老實說啦，我這個病到底有醫沒醫？

（醫生沒有回答，逕自離去，與護士同行，離場前打了護士一下臀部。護士：要死了！）

病人：我這個病到底有沒有救啦！乾脆打一針讓我死了算了，省得天天這樣折磨！唉喲，唉喲……

（片刻安靜無聲，只有病人的呻吟。）

（年輕人手上拿著報紙，唱著歌進來，一進來順手就俐落地拉開布簾，燈光如清晨陽光射入。）

年輕人：（唱）「伊是春風少年兒，沒人和伊來作伴，

心情輕鬆真快活，為著理想來打拼；  
伊是春風少年兒，不是歌星不出名，  
平常時就愛唱歌，歡喜到底，唱給你來聽……」

（在床上的病人仍然呻吟不斷。）

（年輕人讀報紙。）

年輕人：我唱歌，你也唱歌，好的讓你耳目一新。今天天氣預報，臺北地區晴，氣溫最高二十八度，最低二十三度，基隆宜蘭地區晴時多雲，氣溫最高二十七度，最低二十四度……

病人：唉喲——

（救護車的聲音由遠至近。）

（年輕人往外看，醫生和護士推著血淋淋的病患匆匆穿場而過。）

病人：你說我會不會死？

年輕人：你怕死？

病人：唉，你們年輕人不懂得什麼叫做死啦！

年輕人：那如果有一天你死了，我是說如果，你想你會上天堂還是下地獄？

病人：那有什麼差別？

年輕人：如果到天堂可以享受，而在地獄裡要受苦，你選哪一種？

病人：我什麼都不選，我只要好好不痛地活著。

年輕人：活著幹嘛？

病人：活著……，你跟我講這些做什麼，我身上很痛耶！

年輕人：也許我可以幫你解除痛苦。

病人：怎麼解除？

年輕人：比方說：拔掉你的吸痰器，在你的點滴裡加一點料，或者乾脆給你一根繩子。

病人：你晦不晦氣啊，大清早跟我講這些。

年輕人：所以你還是怕死囉？

病人：你不怕，那你幹嘛進醫院？

年輕人：我又不是自願進來的。

病人：你到底是什麼病啊？我看你壯得像條牛！

年輕人：我：：我是一個最無能，最差勁的人。

病人：是嗎？無能？看不出來呀！

年輕人：當然看不出來，軟弱你看得出来嗎？無力感你看得出来嗎？

病人：所以我說你年輕嘛！什麼軟弱、無力感的，很：：很：：

年輕人：幼稚，對不對？

病人：也不是啦！你沒病沒痛，不是很好嗎？

年輕人：你如果不痛了就會很好了，是不是？

病人：不然你還想怎麼樣？

年輕人：身體不痛了，可是軟弱漸漸掌握了生命，心會不會痛？

病人：說什麼我聽不懂啦，我又沒心臟病。

年輕人：也對，那你就不用怕死了啊！反正活著會痛，不如死了安靜。

病人：可是死也會痛啊！你來痛痛看好不好，你們當醫生的，永遠都不知道病人身上有多痛，只會說風涼話。

年輕人：我不是醫生。

病人：那有什麼差別，你以後不當醫生嗎？

年輕人：那是我媽要我當的，我可不希罕當什麼醫生。

病人：當醫生也不錯呀，賺錢，又輕鬆——

年輕人：輕鬆？天天聽見別人喊痛，看見別人血淋淋，像一面鏡子放在面前一樣，擔心自己也會隨時死掉，你輕鬆得起

來嗎？

病人：至少不是你自己對不對？

年輕人：那你痛也不關我的事，我說說風涼話也沒關係啊，對不對？

病人：那不一樣啦！

年輕入：有什麼不一樣？

病人：……我會痛啊！

年輕入：所以囉，有一天也會輪到我身上，那時候是不是就變成你在說風涼話安慰我了？

病人：唉哟——，我真的快受不了了，你有沒有什麼辦法幫我？

年輕入：我不能幫你痛，我只能假裝聽不見你痛。

病人：廢話嘛！他們不是說你已經唸了七年的醫科嗎？怎麼連這麼一點小小的常識都沒有，你可以幫我打一針什麼的，

減輕我的痛啊！

年輕入：你的醫生呢？你為什麼不要來他？

病人：他要是肯聽我說話就好了。

年輕入：所以我不願意當醫生，因為有一天我也會不肯聽病人說話。

病人：那你唸了那麼多年醫學院白唸了？

年輕入：唸了那麼多年，為的是讓我媽滿足一下，讓她安心。

病人：拗不過你。不過也是真的，就好像我當初進醫院一樣，本來也只是讓我兒子安心，沒想到一住那麼久，我兒子都

快被我拖垮了。

年輕入：好像你媳婦都沒來過？

病人：久病床前無孝子，何況是媳婦。

年輕入：你有幾個兒子？

病人：就這麼一個。

年輕入：如果你有很多兒子，負擔會不會比較小？

病人：像隔壁的王太太？四個兒子，每個月拿兩萬塊讓她洗腎，你覺得這樣比較好嗎？

年輕入：這樣能維持多久？

病人：要問你啊，還問我咧！要是我啊，不如早點死了算了。

（沉默。）

病人：你真的可以幫我——解脫？

年輕入：如果你想死得比較有尊嚴。你的點滴快滴完了。

病人：你幫我把針拔起來……



(猛烈一聲爆炸聲響，火警警報器立刻響了起來。)

(場外慌亂的聲音，醫生和護士分別從不同的方向匆匆穿場而過。)

醫生：怎麼回事？

護士：有人在急診室丟汽油彈，燒起來了。

醫生：誰那麼缺德，這是醫院哪！滅火器、滅火器，快！

護士：誰去打一一九？快啦，打一一九！

(醫生、護士匆匆而下。)

年輕人：如果明天你的名字在社會版的頭條，你會不會想看看報紙？

(病人不說話，年輕人看看病人，再抬頭看看點滴瓶。)

年輕人：也許你不忍心看。現在空氣進入了你的血管，你是不是很不安詳呢？

(煙霧瀰漫，火光四起，護士匆匆跑進來。)

護士：你要命不要啊？還在這裡做什麼，等別人尋仇哪？醫院失火了，趕快疏散啦。

(年輕人不動，看著躺在床上陷入昏迷的病人。)

護士：快走啦！幫我推點滴架——唉呀，他的點滴滴完了，你怎麼不按鈴叫我？……唉呀，他昏過去了，DOCTOR！

DOCTOR！

(護士迅速伸手拔掉病人手腕上的針頭，匆匆忙忙將病人推場外。)

(救火車的警鈴聲由左至右響過。)

(年輕人來回不安地走動，有一種興奮的神采。)

(醫生、護士等人將場上的道具迅速搶搬一空，醫生要去推走年輕人；救火車的聲音震耳欲聾，年輕人陷入狂亂之中，發瘋似得尖叫、轉圈，最後跪在地上，將頭埋在膝蓋裡，醫生只好自行快速離去。)

(靜默無聲，只留跪在地上的年輕人。)

(柴可夫斯基《悲愴》第三樂章，主題活潑囂鬧的快板該諧曲。)

(年輕人母親戴著墨鏡，提著錄音機，從年輕人的身邊走過，年輕人抬頭望她，她放下錄音機，摸摸年輕人的

頭，擦身而過。)

(光圈亮起，年輕人的母親走進光圈。)

執法者聲音：你是林江靜宜？

年輕人的母親：是的。

年輕人的母親：是的。

執法者聲音：林宏志是妳的獨生子？

年輕人的母親：是的。

執法者聲音：林宏志去年離開醫院以後，有沒有回過家？

年輕人的母親：呢……我這一年大部份時間都在國外，不太清楚，我先生也忙，平常也不太管他，我想年輕人總喜歡和

朋友在一起……

執法者聲音：他的交友狀況怎麼樣？

年輕人的母親：呃——JOYCE——宏志不太提他的朋友，我和我先生一向尊重他的選擇……

執法者聲音：他是不是曾經帶李玉梅回去過？

年輕人的母親：不會吧？在事情發生以前，我們——至少我自己，根本不知道有這麼一個人。

執法者聲音：他沒有回家，你們是不是曾經找過他？

年輕人的母親：我說過，我們尊重JOYCE的選擇，事實上，唸大學以後，他就住在宿舍裡，很少回家。

執法者聲音：妳的意思是說，妳不太瞭解他的生活狀況？

（年輕人的母親摘下墨鏡，有一點激動的樣子。）

年輕人的母親：……我承認，我因為事業太忙，沒有太多時間陪伴JOYCE，可是他從小到大就沒讓我操心過，品行優良，功課名列前茅，這是不能否認的事實。我是JOYCE的媽媽，我當然關心他。

執法者聲音：妳先別激動，慢慢說。

（年輕人按下錄音機的按鍵，錄音機裡傳出年輕人母親甜美而有權威的聲音，聲音遙遠而有迴音。）

（年輕人側臥，手放在按鍵上，盯著錄音機發呆。）

錄音機裡的母親：……（唱）妹妹揹著洋娃娃，走到花園來看花，娃娃哭了叫媽媽，樹上小鳥笑哈哈……。JOYCE，

JOYCE，乖乖睡覺喔，睡醒了媽媽就回來了喔！

年輕人的母親：你們不能因為懷疑JOYCE，就指控我沒有盡到做母親的責任，你們怎麼能夠瞭解一個母親的難處？特

別是一個職業婦女！……JOYCE是我唯一的孩子，我愛我的孩子……

錄音機裡的母親：今天功課做完了沒有？在學校乖不乖？有沒有按時吃維他命？功課做完才可以看錄影帶喔！乖，親媽

咪一個，嗯！

年輕人的母親：從小我就嚴格地管教他，雖然他個性有點……懦弱，但是他從來就循規蹈矩，像個小大人似的，他知道自己的責任，我們一直都對他很放心。

錄音機裡的母親：考試都準備好了沒？媽咪祝你金榜題名。其實唸不唸大學都無所謂，你希望當一個醫生，像你爹地一樣，當然很好，如果考不上，幫媽媽的忙也不錯啊！JOYCE，媽咪愛你！……



監護人：到時候我可就什麼好處也別想有囉！唉，我這個人哪，就講他媽的一點義氣啦，你給我多少，我就能還你幾分。

（年輕人試著伸手撫摸少女的頭髮，少女望他一眼，將身體靠在年輕人懷裡，於是年輕人搖著少女，一如少女搖著布娃娃。）

律師：任何事沒有不能商量的。

監護人：是呀！人嘴一張皮，說好說壞也沒法子一定嘛是不是？我可以那樣告老頭子，我難道就不能講講其他的，是不是？不過也奇怪，打從一開始，他們一老一少，兩個人壓根也不否認……

律師：你最好不要企圖威脅，我們不是沒有別的辦法……

監護人：怎樣？你們是想那年輕人關個無期徒刑呢，前途無「亮」？還是讓他再回去他媽的拿個什麼醫師執照，前途無「量」？林女士，您是聰明人，可得好好盤算盤算啊！

（律師氣憤，忍住，轉向年輕人的母親。）

律師：執行長，我以為沒有必要再談下去了！這種人跟本不值得信賴。

（辦公椅後的年輕人母親伸出五個手指，律師稍沉吟了一下，嘆口氣，睥睨少女的監護人。）

律師：天下父母心，偏偏也有你這種父親……唉！就照林女士說的這個條件吧！

監護人：到底是好人家的少爺，我們家阿梅哪有福氣攀龍附鳳呢？不過情勢如今是不同了……

律師：我警告你，我的耐性有限……

監護人：好說，好說，伸手不打笑臉人，更何況對你們來說，這個數字不過是九牛一毛嘛！哈哈……

（燈光變化，年輕人的母親離開，律師則隨後將辦公椅推出去，監護人彎腰鞠躬送走二人。）

（光圓亮起，年輕人起身走進光圓，留下少女獨自搖著布娃娃。）

執法者聲音：你是林宏志？

年輕人：是。

執法者聲音：你是怎麼認識李玉梅的？

年輕人：我曾經到養護中心做觀察，在那裡見過李玉梅。

執法者聲音：後來呢？

年輕人：我喜歡她那種照顧布娃娃的執著，經常去看她。醫院發生大火，我離開醫院之後，心裡很沮喪，就想到要去找她，沒想到在養護中心附近的街上遇見她。我知道，她一定也是出來找我的。

執法者聲音：你怎麼確定？她告訴你的嗎？

年輕人：有些事情是不用說的。

執法者聲音：你為什麼不帶她回去養護中心？

年輕人：……我……我不知道。

執法者聲音：那你有沒有帶她回去你家？

年輕人：……沒有。

執法者聲音：為什麼？

年輕人：我不喜歡回家，那不是我的家。……我請你們不要再傷害阿梅了，我已經承認，嬰兒是我和阿梅生的，也是我殺的，和別人沒有關係。真的，是我，我本來沒有這個意思的，你們一定要相信我，我真的怕別人笑我和阿梅發生關係，在嬰兒生下來的時候就把他悶死了，然後埋在院子裡，真的，你們一定要相信我的話，不要再傷害阿梅了。

（另一個光團亮起，少女的監護人走進光團。）

監護人：……老子就是不懂，事實擺在眼前，那個老頭子明明有問題，你們卻避重就輕，這算哪門子法律嗎？我這做老子的，要不回我女兒的一點公道嗎？難道說會是我女兒自己下了蛋，回頭又去掐死嬰兒嗎？

（一直在光團中不斷擦汗、擦手的年輕人撲上去拉扯少女的監護人。）

年輕人：你胡說，你胡說，你知道個屁，事情明明不是這樣的，你為什麼要說謊？為什麼這樣誣賴人家？不是阿梅，也不是……

（監護人一面躲閃，一面更大聲地抗議。）

監護人：像這種瘋子，能相信他的話嗎？你們到底相信什麼？他根本就是一個瘋子嘛！……

（監護人狼狽離場。）

（醫生和護士跑出來，共同架走了年輕人，年輕人邊掙扎邊喊著。）

年輕人：……是我把嬰兒埋在院子裡的，真的是我……我沒有騙你們，為什麼不相信我的話呢？

（燈漸漸暗去，至全然的黑暗。）

（柴可夫斯基《悲愴》第三樂章，主題哀慟悽烈的進行曲。）

（暖黃的燈光亮起，管家、年輕人和少女坐在一塊地毯上，地毯上放了兩個酒杯，少女仍然抱著布娃娃，低聲哼唱。）

年輕人：好久沒吃這麼豐盛的晚餐了，你花了很多時間吧？

管家：時間對我來說，沒有什麼意義。

年輕人：可是你自己卻吃得很少。

管家：做菜是一種樂趣，你不知道嗎？

年輕人：這個我相信，尤其是當菜被別人吃光的時候。

管家：其實做的時候本身就是最大的享受，別人吃不吃，已經不那麼重要。

年輕人：我的意思是說，千里馬還得伯樂來發覺，你辛苦了半天，難道不希望得到別人的讚美嗎？

管家：很多事情不需要別人的肯定，自己明白就夠了。

年輕人：我沒你那麼雍容大度，我在乎……可是我總得不到我媽的讚美。

管家：所以你不願意回家？

年輕人：我們不談這個好不好？

管家：噢！

年輕人：乾杯！

（兩人舉杯。）

年輕人：「當軟弱都不甘寂寞，這軀體怎能不受壓迫。」

管家：想不到你還是個詩人，出口成章。

年輕人：別笑我了，這是在醫院實習的時候，一個病人寫的。我啊，沒「出口成辭」就不錯了。

管家：何必那麼妄自菲薄。

年輕人：不是妄自菲薄，是一種本能的反應被壓抑以後所產生的另一種本能。

管家：現在變成哲學家了！

年輕人：反正都是這個社會所瞧不起的人種。

管家：哪裡來的那麼多抱怨？

年輕人：也不是抱怨啦，是感觸。你會不會覺得，像阿梅這樣，其實是一種福氣。

（管家和年輕人沉默地看著少女。）

少女：……妹妹——措著洋……娃娃走——到花——園來——看花……：……：……：……：……：……：……

年輕人：阿梅一定很想當媽媽，對不對？

少女：娃——娃，天——堂——鳥，飛，娃娃飛！

管家：天堂鳥？

年輕人：對，天堂鳥，（對阿梅）天堂鳥，長滿七彩的羽毛，牠有一雙特別的翅膀，要拼命飛向太陽，飛回牠的故鄉（對管家）是我告訴阿梅的故事，她都快要背下來了。（對阿梅）上帝送給阿梅一個娃娃，是天使的化身，像天堂鳥一樣，飛向太陽，飛回牠的故鄉。

（少女模仿年輕人一字一句地說故事。）

（年輕人抱起少女，舞著，少女笑得很開心，布娃娃掉落在地毯上，管家撿起布娃娃，年輕人一手抱著少女，另一隻手拉起管家，三個人翩然起舞。）

年輕人：阿梅乾脆生個真的小娃娃算了。

少女：生——娃——娃，阿梅——生——娃娃！

（年輕人鬆手，讓阿梅抱著布娃娃獨自旋轉離開，自己則一面和管家繼續跳舞，一面拿起酒杯，和管家對飲。）

年輕人：你這房子裡沒有電視機、沒有收音機、沒有報紙、沒有鏡子，還好——有酒！敬你！

管家：乾杯！

年輕人：敬阿梅！

管家：乾杯！

年輕人：敬凌先生！

管家：敬……乾杯！

（管家站不穩，年輕人扶住他。）

年輕人：你醉了？

管家：醉了！醉了！早就醉了！我不能再喝了……

（年輕人看著管家踉蹌地離開後，轉身沉思片刻。）

年輕人：趁著酒意，我決定進去那個他一直禁止我進去的神秘房間……

（燈漸暗。）

（在強節奏的鼓聲後，音樂嘎然而止，靜默無聲。）

（黑暗中出現一束手電筒的光柱。）

年輕人：門鎖著，我鼓起勇氣從窗子爬進那房間。

（黑暗中降下無數面鏡子，懸在半空中。）

（年輕人手上的手電筒照到鏡子，射出無數的反光。）

年輕人：我沒有想到，一間小小的房間，竟然有那麼多的鏡子，多得讓人無處可以躲藏，讓人覺得自己的面目可憎。

(年輕人躲閃反光，碰到地上的一个紙箱，他用手電筒照紙箱，蹲下去，打開紙箱，翻出一疊一疊的信。他就著手電筒的光，打開一封信，讀著，驚訝；再拿起一封，再讀……)

管家：你在做什麼？

(年輕人驚慌地站起來，信散落一地。)

管家：我說過不准進來這裡，我說過不准進來這裡的！

(管家一面大吼，一面衝上前去毆打年輕人，年輕人只是閃躲，並不還手。)

(管家打得手軟了，跌坐在地上痛哭。)

(年輕人看著管家片刻，默默將信檢回紙箱中，然後走到管家身邊，蹲下。)

年輕人：對不起！我只是想多瞭解你一點。

(管家望著一臉歉意的年輕人，搖搖頭。)

管家：你想知道些什麼呢？到底要怎麼樣你才能滿足？……既然你都已經看過這些信了……我：我記得清清楚楚的，六

十七年元月六日下午，我從中華商場愛棟二樓的集郵社出來，去上廁所，那時候他剛從監獄裡出來……

(燈光變化，左舞臺出現窗格的光影。)

(管家慢慢地往左舞臺走，年輕人在暗處看著他。)

(管家恢復正常的步伐，彷彿走到洗手臺前，洗手。)

(十餘年前，尚未中風的凌威龍出現在管家身後。)

(管家抬頭，似乎從鏡中看見了凌威龍，愣住，繼而轉頭確認。)

管家：出來了？

凌威龍：你老了。

管家：你現在住哪裡？

凌威龍：你瘦了，頭髮也白了。

(管家和凌威龍緊緊握住手，繼而相擁，互拍著背。)

管家：吃過沒？

(凌威龍搖搖頭，管家拉著凌威龍往右舞臺走。)

(伙計吆喝聲清晰可聞。)

伙計：煎包十個，油豆腐細粉、酸辣湯各一碗——



（柴可夫斯基《悲劇》第三樂章，哀慟懷烈的主調。）

（燈光變化，服務生推出桌椅，端出食物後離場；管家和凌威龍坐下；凌威龍慢慢地吃東西，管家望著他，自己並沒有動筷子。）

（凌威龍抬頭看管家，用筷子挾了一個煎包放在管家面前的碟子上，兩人四目相望，沒有說話。）

（燈光變化，凌威龍離場，年輕人走向管家。）

管家：年輕的時候，他和你一樣……三十幾年的牢獄之災，把他一個英挺的軍官變成了一個老人，我們重逢不到一年，他又中了風，……我除了懺悔，還能做什麼？

年輕人：所以你就甘心把自己隔絕在這樣一個地方，用自己的後半生，守著他？

管家：守著他，或許可以稍微彌補他的虧欠。

年輕人：彌補什麼？我不能理解這種補償的方式。

管家：誰又會想到，在爾虞我詐的人間裡，我們註定要變成一個不入流的角色。

年輕人：我不相信人跟人間有這樣的感情。

管家：他爲了我，斷送了前程，即使結婚生子，我仍然得不到一刻安寧；即使和他再度相逢，我仍然不能讓他得到最起

碼的幸福。你不會懂的，你當然不會懂的。

（沉默。）

（年輕人嘆口氣。）

年輕人：我很慶幸，我所擁有的幸福。

（燈光漸跌入深沉的黑暗中。）

## 【第四樂章】 悲愴的迴旋

（柴可夫斯基《悲愴》第四樂章，弦樂奏出悲痛哀怨的第一主題。）

（燈光變化，三個光圈同時亮起。）

（管家走進光圈。）

管家：那天晚上我確實多喝了一點酒，而且在那樣的情況下，阿梅不斷吵著要生一個娃娃，我沒有辦法克制我自己。我知道這樣的事實很難讓人相信，但是事實就是事實，我無須否認。

（少女走進光園。）

少女：娃娃不哭，娃娃不哭，娃娃飛，天堂，飛……

執法者聲音：妳能不能再說一次，誰是嬰兒的父親？

少女：娃娃，——天使，飛去——天堂……

執法者聲音：那妳——知——不知道，娃——娃是怎麼死的？

少女：阿梅——帶娃娃——到花園——娃娃哭了。

執法者聲音：妳說清楚一點，是誰殺了妳的娃娃？

管家：你們為什麼寧願讓一個智能不足的孩子受這樣大的屈辱，而不願意相信我的話？

（年輕人跑進光園。）

年輕人：你們這是在二度強暴我不知道！我講了很多次了，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一手安排的。那天晚上我們都有點醉了，

他回房間去睡覺，是我，我睡在客廳裡，阿梅就睡在我身邊，我一時衝動才發生那樣的事情。沒有想到阿梅卻真的懷孕了。本來我想幫她墮胎的，可是我怕阿梅的癲癇發作，有生命的危險，而阿梅也一直吵著要生娃娃……

……所以才一拖再拖，直到她生下嬰兒。

管家：嬰兒是無辜的，但是我怎麼能告訴我的兒女，他們有這樣一個不明不白的弟弟？所以我才會用枕頭悶死嬰兒，埋在院子裡。

年輕人：不是他，是我，我有什麼好害怕的？是我，我一直讓我父母失望，這次他們更不會原諒我的，我真的害怕，所以只好再做錯一次。但是，請你們讓我有個彌補的機會，不要再連累別人了，不要再傷害他們了。真的是我。

管家：你們難道還看不出來，這個年輕人有自我毀滅的傾向？你們怎麼能夠相信他的話呢？

年輕人：自毀的是他，因為，因為他愛上我了，那天晚上在我睡覺的時候，他……吻了我。

（燈光驟暗後，背光以一種逼人的亮度驟亮。）

（管家走到年輕人與少女之間，管家看著躺在地上熟睡的年輕人，似乎有著極大的不安，他全身顫抖。）

（管家伸出手，就要碰觸到年輕人的臉，卻又縮了回去；他跌坐在地上，無聲地哭泣著。）

（少女爬到管家身邊，把娃娃給管家，自己抱住管家，像母親一般地輕拍著管家的背。）

（年輕人起身，看著管家，慢慢走過去，三個人擁抱在一起。）

（幕後傳來中風老人野獸般的喊叫聲，微弱但充滿了嫉妒。）

(燈光變化，管家、年輕人和少女離開場上。)

(光圈亮起，管家的女兒走進光圈中。)

管家的女兒：如果這不是栽贓，就是一個最可怕的侮辱，我絕對不相信我的父親會是那種噁心的人。

(另一個光圈亮起，年輕人的律師站在光圈裡。)

律師：從種種跡象顯示，我的當事人林宏志先生顯然有被陳德茂脅迫的嫌疑，因此我要求進一步調查。

(第三個光圈亮起，管家的兒子站在光圈中。)

管家的兒子：……說起來很慚愧，雖然是他的親生兒子，我卻不瞭解他，或許是因為父親總是高高在上，不會讓人想到他有什麼痛苦、有什麼心事。

(以下光圈中的三個人分別連貫著自己的話，三個人的話之間有相互重疊的可能性。)

管家的女兒：我相信我們的家庭是一個再正不過的家庭，絕對不可能發生這種事情的啦！

管家的兒子：就像他喜歡買郵票，可是我們從來沒有看過他的集郵冊，他常寫信，卻從來沒有看他收到回信，一切都順理成章地被我們忘記，一切都那麼自然地不需要多問什麼。

管家的女兒：我父親二十五歲結婚，到我母親過世為止，他沒有發生過所謂的外遇，沒有任何隱藏的祕密，他一直是一個好公務員、好丈夫和好父親，這是連鄰居都公認的。

律師：我保留對他追訴的權利。

管家的女兒：你們怎麼能夠相信這樣的胡說八道呢？

管家的兒子：我當然不希望自己的父親是一個同性戀者。

律師：如果他真的是一個同性戀者……

管家的女兒：那個年輕人不是一個精神病患嗎？

律師：為什麼他會留住這兩個陌生人？

管家的兒子：如果你們真的非要追查，或許可以去詢問我父親的雇主，凌威龍先生。

管家的女兒：他的說詞也能當真嗎？

律師：在長達一年左右的生活……

管家的兒子：我相信會有答案的。

管家的女兒：哼，如果事情真的像你們所說的那樣，我母親都會從墳墓裡跑出來和他理論。

律師：我不排除控告他有猥褻林宏志的可能。

管家的兒子：不過我要求在最不傷害我父親和凌先生的情況下做這些調查。

律師：雖然他的性習慣與嬰兒屍案件沒有直接的關係……

管家的兒子：如果一切果真都像你們所說的那樣……

律師：但是可以作為強暴案的佐證，進一步推演出殺嬰棄屍的真相。

管家的兒子：我的父親這些年所受的折磨，不是你我可以想像的。

律師：因此我要求讓凌威龍出庭作證。

（柴可夫斯基《悲愴》第四樂章，進入管弦樂最強的總奏之後，剎那間掉進絕望的弱奏中。）

（律師和管家的兒女相繼後退至上舞臺後慢慢離開，讓出光圈。）

（管家推著輪椅緩緩走進光圈，輪椅上中風老人的膝蓋上放了一個大紙箱。）

（管家將中風老人放在中央光圈中，把紙箱放在左區光圈中，自己走進右區光圈中。）

執法者聲音：你是凌威龍？

中風老人：……

執法者聲音：請你大聲說清楚。

中風老人：……

（管家將耳朵湊近中風老人的方向聽著，彷彿老人就在自己的身邊。）

管家：他說他是凌威龍。

執法者聲音：我希望聽到他自己回答，而不是由你傳話。

中風老人：……

執法者聲音：你的意思是說「是」？

（中風老人點頭。）

執法者聲音：你認識陳德茂嗎？

（中風老人一面發聲，一面點頭。）

執法者聲音：認識多久？

中風老人：……

（中風老人試圖舉起手來，但舉了一半就無力地垂下，他吃力地轉頭看管家。）

管家：四十年。

執法者聲音：……他和你有什麼關係？

中風老人：……

執法者聲音：請你大聲說清楚。

中風老人：……

管家：他是我當兵時的連長，民國六十八年底他中風以後，我就當他的管家，一直到今天。

（中風老人點頭。）

執法者聲音：你什麼時候退伍的？

管家：他是職業軍人……

執法者聲音：中風後退役的？

（中風老人搖頭。）

管家：民國六十五年。

（中風老人遲疑了一下。）

執法者聲音：是不是？

（中風老人點頭。）

執法者聲音：你結過婚嗎？

（中風老人搖頭。）

管家：沒有，他一直單身。

執法者聲音：你還有沒有其他的親人？

（中風老人搖頭。）

管家：沒有。

執法者聲音：你有沒有積蓄？我的意思是你靠什麼維生？

管家：靠退休金勉強過日子。

執法者聲音：你陳德茂的退休金？還是他凌威龍的退休金？

管家：我們的。

（中風老人搖頭。）

執法者聲音：他否認，你不要含混其辭。

管家：是我陳德茂的退休金。

（中風老人點頭。）

執法者聲音：民國六十八年以後你們就住在一起？

管家：不是六十八年，是七十年我兒子大學畢業之後我才決定和他住在一起，七十八年底他中風了，我先是送他到榮民之家，拖了兩年，我剩下的錢不夠繼續讓他請特別護士，只好自己照顧他。

執法者聲音：還有什麼特別的原因沒有？

中風老人：……

（年輕人走進左區光園中，拿起紙箱中的信，一封一封地唸著。）

年輕人：時間過了這麼久，我依然想念著你。許久以來的悲傷，沉澱到生命底層，卻始終在夜深時，悄悄浮到意識中來，如此茫然不知所措。

執法者聲音：他在說什麼？

管家：沒有人聽得懂。

（中風老人著急地微微舉手。）

中風老人：……

執法者聲音：我相信你聽得懂他在說什麼，你不要故意隱瞞事實。

管家：你希望聽到的是他自己的回答，不是我的傳話。

執法者聲音：……現在我要求你明確地回答我，你當他的管家，有什麼特別的原因？

年輕人：那夜回家，淚眼中茫然入睡，我想你懂我的心情。昨夜讀著沈葆楨寫給鄭成功的輓聯：「極一生無可如何之

遇，缺憾還諸天地」，突然有一種衝動，想見你，想聽你說話，但我知，此刻我們都是孤單的一個人。冬夜獄中的你，在做什麼呢？

（中風老人幾乎要衝過去地朝著管家低吼。）

（管家護衛地跑到中風老人身邊，低頭將耳朵湊近中風老人的嘴邊。）

年輕人：一直到除夕的黃昏，我才將公事辦完，匆匆忙忙踩著日暮的脚步趕回家，突然有一種遊子返鄉的情懷。當天色

全暗，冷風颳起，我走進燒著大燈球的公寓樓下的大門，我想起你，想起你我似乎永遠不可能一起度過除夕的宿命。

（管家不斷搖頭，中風老人拉住他的手，似乎在哀求他。片刻管家終於點頭，一手握著中風老人的手，一面緩緩陳述。

管家：民國四十一年，我入伍，認識我的連長凌威龍，兩人感情很好，……

年輕人：我在深夜與天明之際想念你，你說要堅強一點，我會的，因為我相信，總有一天，我們可以在世界的角落裡重逢，就像當初我們在偶然中相逢。

管家：我們曾經一起度過軍中最無聊寂寞的時間，他對我極好，超出你們想像的好。雖然退伍以後我們仍然保持聯絡，

可是我卻在民國四十四年和劉金枝結婚了。

年輕人：並不悲傷，我相信生命中所有的等待，都爲了成就另一次的緣份。

管家：他知道了這件事，幾次請假回來找我，我不敢見他，更怕我的太太知道，狠心要他不要再來找我。

年輕人：倘若今生來不及繼續，那麼就約定在時空中的某一時刻，讓我們相逢。因此我仍然要違背承諾，在與妻子兒女相聚的寂寞時刻，寫信給你、祝福你！

管家：沒想到他和我分手之後，當晚就沒有回營區，酗酒鬧事，還發瘋似的強暴了一個女人。爲了這件事，他被軍事法庭判處死刑，減刑爲無期徒刑。

年輕人：昨夜做了一個夢，夢裡，在一輛行駛中的公車上尋找我的鞋子。怎麼找也找不到，就要下車了，我著急得不得了，特別是太太又在催我。

管家：諷刺的是，我一直不知道這件事，還以爲他已經死心，不再來找我。

年輕人：隔壁的老張好心地告訴我，被藏在車座間，好不容易翻出了一隻看似我的鞋子，等真的拿起，又發現那不是我的。

管家：後來在一次喜宴上，聽到同連的一個弟兄提起，我才明白，我的結婚，讓他受到多大的打擊。

年輕人：想換已經來不及，車停了，全車的人都在等我們下車，只好匆匆忙忙下了車。

管家：他是一個優秀的軍人，爲了我，毀掉他的一生。我曾經去探望過他，他沒有抱怨什麼，只是問我太太好不好，孩子乖不乖。

年輕人：那是一個有水車在一間房子門檻前的馬路邊，我們繼續前進，太太說回家吧！

我說說什麼，後悔已經於事無補。

年輕人：我又在鞋櫃裡找鞋子，去世的二孀婆出來問我，看到孩子沒？還稱讚孩子一番。

管家：他淡淡地告訴我，有家的人，要好好照顧家，不要再去看他，不能讓家人尤其是孩子知道這件事。

年輕人：而我，急著要找一雙鞋，因為小孩子們都要回來了，而我還沒找到自己那雙咖啡色的，蒙上許多灰塵、不是擦得油亮如我在車上找到的那雙一樣的鞋。

管家：一直到六十七年底，我太太去世後兩年，在中華商場的廁所裡，我們才再重逢。

年輕人：撈羅經卷四寫著：「汝愛我心，我憐汝色，以是因緣，經百千劫，常在纏縛。」

（年輕人收起信，將紙箱抬出去。）

（只剩管家和中風老人在一起的光圈。）

管家：他是一個職業軍人，把榮譽當作是第二個生命，在軍事法庭上他受盡侮辱，可是他說是自己不對，沒有話說，他對不起那個愛他侮辱的女人，他罪有應得。可是，又有誰對得起他，他那麼優秀，那麼好……

(管家抱住中風老人的頭泣不成聲。)

(柴可夫斯基《悲愴》第四樂章，法國號切分音的伴奏上，弦樂以最弱奏拉出悲鳴般的第二主題。)

(光圓消失，燈光變化。)

(管家抹去眼淚，似乎剛和中風老人有過不小的爭執，他哄著中風老人，推著輪椅，一如在夕陽中的例行散步。)

(年輕人扶著大肚子的少女與管家迎面走進來，少女手中依然抱著布娃娃。)

少女：……妹妹——揹著洋……娃娃走——到花——園來看花……：娃——娃——哭了叫——媽媽……：媽媽……：娃娃……

管家：肚子這麼大，什麼時候生不知道？

年輕人：預產期應該是這幾天的事。

管家：腳腫得這麼大，沒問題吧！

年輕人：沒問題，別忘了我是醫科高材生。

管家：我是怕阿梅身體受不了。

年輕人：……我也在擔心這個，不過——也不知道該怎麼辦啊！（對少女）散步吧，多運動，生的時候比較省力。

(年輕人拉著少女要繼續散步，少女不肯。)

少女：不要，不要。

年輕人：阿梅乖，多運動比較好，乖，我們跟凌先生一起散步，好不好？

(少女掙脫年輕人的手，坐在中風老人的腳邊，不肯移動。)

管家：阿梅乖，聽阿宏的話，阿宏是醫生噢，要聽醫生的話才會平安生下小寶寶。

(少女拼命搖頭，一隻手抱著布娃娃，另一隻手緊抓著中風老人的腳。)

管家：算了，讓她休息一下吧，頂著大肚子挺累人的。

年輕人：像你一樣大肚子是挺累的。

(年輕人不經意地伸手拍著管家的肚子。)

年輕人：阿梅，他跟你一樣有個大肚子，可惜裡面都是油，生不出娃娃。

管家：你這小鬼不要命了，竟敢笑我。

(管家伸手打年輕人，年輕人躲開。)

年輕人：哈，阿梅，妳看，他又生氣了。

(兩個人追打，管家沒走幾步就氣喘如牛，年輕人猶然追著他。)



年輕人：不簡單哦，老當益壯嘛！

（管家搖頭喘氣，說不出話來。）

年輕人：好啦，我又錯了，該打！

（年輕人假意地打自己的臉頰，阿梅笑得很開心。）

中風老人：……

（中風老人吃力地轉過頭，不看年輕人和管家。）

管家：好了，……好了，說真的，孩子生下來以後，怎麼辦？

年輕人：我養啊！

管家：說容易，做起來不簡單，年輕人！

年輕人：做了才知道嘛！總給我一次機會吧！

管家：可是孩子不能沒有父親。

年輕人：那簡單，我娶阿梅。

管家：你家裡會同意？

年輕人：不同意又怎麼樣？他們管不著我，（唱）「我是春風少年兒，我今年二十五歲，我不拒絕婚姻。」

管家：這個世界真是年輕人的世界，威龍，我們真的都老了。

（管家轉頭對中風老人說話，才發現中風老人的不對勁，走向中風老人，低頭輕聲詢問他。）

中風老人：……

（管家看年輕人一眼，遲疑了一下。）

管家：沒有的事，你不要胡思亂想。

年輕人：肚子餓了，該煮飯了吧？……阿梅，今天有一隻老母雞，要給你進補的噢！（對管家）對了，你會殺雞嗎？

管家：我……我不敢！

年輕人：好吧，二廚上陣，我就把牠當解剖台上的實驗品，一刀封喉！

（年輕人上前摟著管家的肩，往屋內走。）

年輕人：我們進去囉！阿梅，妳在這裡陪凌先生，別亂動哦，萬一肚子痛，要大聲叫阿宏哦，知不知道？

管家：等……

年輕人：等不及了啦！肚子餓死了。凌先生，暫時借他用一下，不介意吧！

（年輕人強拉著管家離開，管家頻頻回頭，但還是被年輕人拉下去。）

（中風老人發出聲音，用力地用腳頓著輪椅上的踏板。）

(少女發現了好玩的事似的，也起身學著中風老人不斷以腳頓地，一面高聲叫著。)

(少女順手將布娃娃一甩，甩上了半天高，自己也失重跌坐在地上。)

少女：唉——啊——

(屋內傳來雞慘叫的聲音。)

(少女腹痛，在地上打滾。)

(中風老人著急地更用力頓足，身體一傾，整個人連輪椅都倒在地上，發出巨響。)

(中風老人吃力地爬向少女，少女依然痛得打滾、大叫。)

(年輕人拿了一把血淋淋的刀跑出來，管家也隨之出來。)

(管家一面扶中風老人，一面扶正輪椅。)

(年輕人丟了刀，抱起少女，急忙往屋內跑。)

年輕人：你快去把熱水倒在洗澡盆裡，阿梅大概要生了。

(管家正扶起中風老人往輪椅上坐，踉踉蹌蹌站不穩，兩個人都跌坐在地上；中風老人把管家往屋裡推。)

中風老人：……

(管家也顧不得中風老人，匆匆爬起往屋內跑去。)

(靜默無聲，中風老人孤單的緩緩爬向輪椅。)

(嬰兒洪亮的啼哭聲。)

(燈光全暗。)

(燈亮；管家抱著襁褓中的嬰兒，輕輕搖著；燈暗。)

(燈亮；年輕人抱著襁褓中的嬰兒，不斷搖著，哄著；燈暗。)

(燈亮；年輕人抱著嬰兒，站在中間，管家站在年輕人左邊，中風老人的輪椅坐在年輕人右邊，三個男人一起逗弄著嬰兒；燈暗。)

(燈亮；臉色蒼白的少女抱著嬰兒，用力地搖著，管家在一旁教她要輕柔；燈暗。)

(燈亮；少女抱著嬰兒，管家正查看嬰兒的尿布，年輕人拿著奶瓶跑出來，輪椅上的中風老人充滿嫉妒地望著愉快的三人；燈暗。)

(燈亮；年輕人和少女一起餵奶；燈暗。)

(燈亮；少女獨自拿著奶瓶餵嬰兒奶；燈暗。)

(黑暗中持續不斷的嬰兒啼哭聲漸漸響起。)

(黑暗中持續不斷的嬰兒啼哭聲漸漸響起。)

(黑暗中持續不斷的嬰兒啼哭聲漸漸響起。)

(燈漸漸微亮，少女披頭散髮搖著啼哭的嬰兒；年輕人想要抱，少女不讓他抱，年輕人擦手、擦汗、掩耳，無聲地吶喊，在少女的身邊圍圍轉。)

(管家匆匆忙忙跑出來，也伸手想從少女手中接過嬰兒，少女不肯。)

(年輕人粗暴地將嬰兒硬從少女手中搶過來，隨即交給管家。)

(少女又將嬰兒抱住，與管家堅持不下。)

(管家只好放手，少女狠狠地瞪著年輕人和管家，緊緊地抱住嬰兒。)

(燈漸暗。)

(嬰兒啼聲漸漸漸遠，直到消失，黑暗中傳出少女斷斷續續不甚清楚但完整的聲音。)

少女：……天堂鳥……找不到同伴……太陽……燒……她的羽毛……不停……飛……太陽……

(燈光漸亮，上舞臺遠處一個有斜坡的平台擺著一張藤椅，中風的老人孤單地坐在藤椅上，他緩緩移向輪椅，勉強爬上輪椅、輪椅移動，從斜坡上滑下，輪椅翻覆，中風老人摔倒在地，掙扎片刻後不動。)

(管家跑出來，看見地上的中風老人，倉皇失措，抱著中風老人，輕搖著，中風老人沒有反應，管家緊緊抱住他。)

(柴可夫斯基《悲愴》第四樂章，弦樂引出第一主題，猛烈突進，進入苦惱的絕境。)

管家：我不但不是你的支柱，反而是你的負擔。年輕的時候，我因為需要你而愛你，年老的時候，我因為彌補你而愛你。這個年輕人，這個硬闖進我們生活的年輕人，讓我想起從前的你。可是我一直高估了自己。第一次離開你，是因為社會的壓力，這一次，我又不由自主地背叛了你。我怎麼能夠忍受自己如此齷齪卑劣的靈魂，一次又一次地背叛深愛我的人？又怎麼忍心去玷污青春生命所給予我的一點溫暖？我不是註定一無所有，在人生的慘敗之後，還要獨自忍受寂寞的煎熬？

(年輕人牽著少女走出來。)

年輕人：我實在疑惑，這一份沒有出路、沒有希望的感情，到底能不能稱之為愛情？他為什麼要如此與世隔絕，在黑暗中舔嚐自己的傷口？難道說這就是他所謂愛情的忠實？而我無意間執意闖入他的生命，是不是真的燃起了他青春的花火？這難道這也算是一種心靈的背叛嗎？我不明白，真的不明白！

(舞臺上陸續走出一群人，他們每人推著一面黑布覆蓋的人身等高的大鏡子，分別邊走邊說出他們的話。)

修水管工人：真是沒有天良，還是個男孩哩，別人想生男的還生不出來呢！

監護人：這種人老子最瞭解了，佔便宜嘛！以為天下沒公理呀！

清潔婦：伊平常是乖乖的，很乖很懂事的咧，啊阮很疼伊的咧！

負責人：我們所能做的只是怎樣保護他們，防止他們傷害自己。

醫生：重點在於當他進入重鬱期，他有自我傷害，甚至自殺的可能，卻不太可能有傷害人的想法。  
病人：所以我說你是年輕人嘛！事不關己，還可以做分析哩。  
律師：我保留對他追訴的權利。

管家的女兒：如果事情真的像你們所說的那樣，我母親都會從墳墓裡跑出來和他理論。

年輕人的母親：他是我唯一的孩子，我愛我的孩子。

管家的兒子：我的父親這些年所受的折磨，不是你我可以想像的。

（柴可夫斯基《悲愴》第四樂章，在一聲銅鑼的餘韻後，管樂奏出沉重絕望的四重奏。）

（三個光團同時亮起，管家居中，年輕人在左，少女抱著布娃娃在右，光團的陰影中則是一把空空的輪椅。）

（管家指著年輕人。）

管家：他，是年輕有為的青春生命。

（管家指少女。）

管家：她，是不能保護自己的無辜智障。

（管家深深吸了一口氣。）

管家：而我，是一個向生命投降的無用之人。能不能讓我為他們做一點什麼？能不能讓我向這個社會討回一點公道？

（上舞臺所有的人拉下黑布，露出鏡子後，所有的人藏身於鏡子後，舞臺上只留管家、年輕人和少女。）

（觀眾席燈光微亮，讓鏡子中反映出所有的觀眾。）

（柴可夫斯基《悲愴》第四樂章，第二主題再次悲痛地呻吟著，最後孤寂淒涼地結束。）

（燈漸暗。）

（幕落，劇終。）